

菲律賓之國家認同—— 被殖民經驗與主體意識的課題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菲律賓是除了中國之外，離我們最近的國家，與台灣的歷史有許多交錯的地方。菲律賓的地理位置乃國際交通要衝，位居世界重大文化的中介站，西方勢力進入東亞以此為基地，東北亞也視菲律賓為南向的樞紐，因此人口流動頻繁，形成多民族與文化的多樣性，歷史上一直是不同民族與文化交流、融合及衝突的多事地帶。菲律賓也是個東西文化交會的國家，因為西方的殖民，比亞洲其他國家都更早納入世界體系，與加入西方現代化的洪流中。菲律賓人的國家認同非常強調原生的條件，在認定我者與他者之間，界線非常清楚。但是更深層的障礙是被殖民的經驗，西班牙人與美國人帶來西方現代化的同時，也讓菲律賓的自我定位不清楚，許多迷思指向對美國與西方的崇拜，可能以身為菲律賓人為榮，但是菲律賓的國家定位與走向卻沒有清楚的方向。

關鍵詞：菲律賓、被殖民經驗、西班牙殖民菲律賓、原生論、美國因素

壹、關於菲律賓

菲律賓是除了中國之外，離我們最近的國家。與台灣的連結有同屬南島語系的原住民族；另外在 1626 年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 16 年期間，西班牙人徵調菲律賓原住民來臺擔任士兵、勞役，人數之多遠超過西班牙殖民者（陳宗仁，2012）。1660 年初當鄭成功必須尋找他的「反清復明」基地時，曾經考量台灣與菲律賓，結果決定先拿下台灣，1662 年趕走荷蘭人以後，鄭成功計畫趁勝追擊，準備繼續進攻菲律賓，後來因病去世而未實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空軍由台灣起飛前往轟炸菲律賓的美軍，1942 年也派遣由台灣原住民組成的五百名「高砂義勇隊」，前往菲律賓與美軍作戰，參戰成功擊退巴丹半島美軍而聲名大噪，後來陸續增派至南太平洋作戰，估計死亡的台灣原住民超過 3,000 人（維基百科，2015）。大戰結束後，蔣介石率先響應美國後承認菲律賓建國，1949 年國共內戰失利，蔣介石被迫下野後，曾經訪問菲律賓，被認為是為萬一台灣不保在菲律賓設立流亡政府作準備（林孝庭，2017：148）。

1983 年菲律賓前參議員艾奎諾 (Benigno Simeon “Ninoy” Aquino Jr.)，在流亡美國多年後，以假護照過境台灣，轉搭華航班機回國，結果在機場遭槍殺身亡。近年來，菲律賓因為漁權糾紛曾經成為台灣的全民公敵，發生於 2013 年廣大興 28 號事件，菲律賓海岸防衛隊槍殺台灣漁船主洪石成，引起台菲關係極度緊張。但是也因為菲律賓的勞工與看護來台最早，菲勞、菲傭成為在台灣的外籍勞工與看護的代名詞，這些出外打拼的菲律賓朋友讓我們有更多真實接觸這個國家的經驗。

菲律賓的地理位置乃國際交通要衝，位居世界重大文化的中介站，西方勢力進入東亞以此為基地，東北亞也視菲律賓為南向的樞紐，因此人口流動頻繁，形成多民族與文化的多樣性，歷史上一直是不同民族與文化交流、融合及衝突的多事地帶。菲律賓與東南亞國家有諸多差異，地緣上處於最東邊緣。因為西班牙的殖民帶來基督信仰，特別是天主教，是本區域唯一的主要基督信仰的國家。美國的統治也留下許多殖民遺蹟，獨立建國

後，美國仍然駐軍讓菲律賓相形孤立於東南亞。美國引進的總統制與三權分立，也與東南亞其他國家主要為內閣制有所不同。曾經是亞洲的民主櫥窗，但是因為獨裁統治，貪污腐敗，而讓菲律賓經驗成為一個民主倒退負面的案例（孔誥烽，2010）。

本文的重點在探討菲律賓之國家認同要素，與其所面臨之挑戰。在回顧其民族主義發展與獨立建國之歷程後，將會綜合各方論述檢視菲律賓在建構國家認同上，如何形塑國家特性。最後在菲律賓國家認同的困難與分歧的分析中，提出其主要之挑戰。

貳、菲律賓國家認同之要素

國家認同是一個人對特定民族的附屬感，從民族到國家形成對自己所屬國度的界定，認定自己屬於哪個國家，對這個國家的定位、特性與發展有所期待，也藉此區分自己的同胞與外國人的關係。這種感覺可以從內在自我想像，也可以從外部團體而來（Triandafyllidou, 1998；紀舜傑，2015）。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風起雲湧，帶動國家認同變成重點議題，各地區各民族的民族主義浪潮高漲，加上全球化後全球移民（含合法與非法）的興盛，在接受外來移民的同時，原本的優勢民族必須同時面對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挑戰，民族衝突或是屠殺是極端不幸的回應方式與結果。因此，近代興起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傳統自由主義下國家與個人相對應的二元政治模式，必須調整面對以民族或是族群為基礎的群體認同。

界定我者（self）與他者（others）是國家認同的重要動力，國家認同的所有概念都有界線，界定團體內外的成員，差別在這些界線是包容還是排他（Hjerm, 1998）。以民族文化為基礎是較具排他性國家認同，這種原生論（primordialism）以共同的祖先、出生地的限制、種族、宗教，或是語言等民族文化為認同的基礎，這些標準客觀存在，個人沒有選擇的自由，這屬於是非題，而不是個人意願的選擇題。Smith（1991）認定國家認同背後的民族主義是具有民族象徵性（ethnosymbolism），這些民族象徵性包含民族名稱、共同祖先、共享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故土，其中民族文化

是最重要的凝聚力，而且對民族歷史的共同記憶是整個民族一脈相傳的薪火，因此民族是一群具有特定名稱，佔領固有領土，分享共同的神話和歷史記憶，形成一個大眾文化，共同經營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所以民族主義的形成不是主觀的認定或想像。

Breuilly (1993) 也強調國家認同中文化與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它們是區分我者與他者的主要依據。與 Smith 不同的是，他認為也有其他力量，例如政治力會加入認同的形成，這些力量相互連動，極端者就會走向右派民族主義的仇外現象。

與原生論相對的是建構論 (constructivism)，這種偏向公民認同的標準較具包容性，且屬主觀認定。Anderson (1983) 認為民族不完全是血緣關係的結合，而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的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或是捏造出來的。國家認同則是透過在歷史、語言、意識形態、和權力的交叉作用的想像建構而成。不同的文化群體在這建構的過程中，可能因為競爭而造成國家認同的爭議。

Yurdusev (1997) 認為國家認同是國家建構 (state building) 和國家意識形態的產物，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另一是國家意識形態 (我們是誰，我們的世界觀) 的確立。國家認同除了根基於過往的共同性、血緣和地域的歸屬感之外，也可加入其他認同者對於未來命運一體的共同感，這些國家意識形態的認同是超越原生的標準而成。

Hobsbawn (1990) 主張民族與國家是相互產生，國家的形成含有民族與政治的結合性，而且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因此民族不單是血緣團體的地域性結合，它是意涵著現代公民概念的政治共同體。現代國家都是工業化社會，都是由共同的教育所培養的公民所組成。公民資格的獲得便是國家認同的養成過程，所以對於新生的公民或是外來的移民，都必須經歷這個過程建立國家認同。

Kymlicka (1995) 主張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對不同文化展現包容性，尊重各族群的文化差異，在民主的原則下，不同的文化群體都應該具有參與國家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建置的權力。當然國家認同傾向單一求同，因此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多元特性可能有所衝突，但是他

堅持個人自由與其文化身份相關，個人自主性乃攸關個人尊嚴之極重要價值，每個人的自主性應獲平等發展機會，而其行使預設存在一個文化價值脈絡，此價值脈絡就是個人所屬的文化。民族文化提供個人選擇如何生活的脈絡，並提供意義、認同及歸屬感，乃個人自主性實踐的必要條件。個人文化成員身份就如同其他人生基本善或資源一樣，對於個人美善人生的追求至關重要，因此當個人文化成員身份處於不利處境時應以差異權利設計以改善之，方符合社會正義。Calhoun (2002) 也同樣地強調不同文化社群都應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才能在多元差異的基礎上，建立和諧的國家認同。

在一項關於國家認同的跨國調查中，菲律賓人對自我定義的標準與其他國家有明顯差異，要求的嚴格到了被稱為完美的地步 (perfectionism) (Mangahas, 2016)。當被問到什麼標準是當一個菲律賓人的重要條件時，第一個條件是出生在菲律賓很重要，有 83% 的菲律賓認為此原生條件很重要，其他國家都無如此嚴格要求，印度第二高只有 68%，美國人也只有 43%，而受測的 32 個國家的平均值是 39%。第二個標準是要能說菲律賓語，高達 81% 認為語言的使用是菲律賓人的基本條件，此比率也是各國中最高，美國是 73%，而總平均是 59%。第三個條件是要覺得菲律賓很重要，有 79% 的菲律賓人認為此國家榮譽感很重要。美國是 59%，而總平均是 54%。

第四個條件是要有菲律賓國籍，有 79% 的菲律賓人認為國籍歸屬是同胞的要件，此比率也是各國中最高，美國是 72%，而總平均是 52%。第五個條件是要有菲律賓的祖先，有 77% 的菲律賓人認為此血統條件很重要，此比率又是各國中最高，美國只有 25%，而總平均是 32%。第六個條件是信奉天主教，有 75% 菲律賓人認為宗教信仰的一致性是同胞的要件，此比率同樣是各國中最高，連宗教性極強的美國，也只有 33% 的人認為此條件很重要。而各國的平均值只有 22%。

第七個條件是要大部份的人生都住在菲律賓，有 74% 的菲律賓人認為居住地是身為菲律賓人的要素，也是各國中最高的比率，美國是 42%，而各國的總平均是 39%。第八個條件是遵從菲律賓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 65% 的菲律賓人認為制度認同與守法是重要的條件，美國也同樣是 65%，各國

總平均是 52%。

從以上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出菲律賓人對自己國家認同的要素偏向上述原生論的條件，條件的嚴苛只有是與否的選項。接著，我們將回顧菲律賓的歷史，試著發掘出這些嚴苛條件的形塑背景。

參、獨立建國歷程

現代的菲律賓人主要源自馬來人，馬來人從西元前 300 年到西元 1500 年分批進入菲律賓。第一批馬來人帶來農業文明，第二批馬來人於 14 世紀前乘船來到菲律賓群島，上岸後將建立的居留地以所乘坐的船巴朗蓋 (barangay) 為名。巴朗蓋是古代菲律賓社會的基本社會組織，每一個巴朗蓋由 30 至 100 戶組成，人數不等，巴朗蓋社會由貴族、自由民和奴隸三個基本階級組成。這也是現代菲律賓地方自治最基礎的單位的由來。第三批馬來人在 14 至 15 世紀間從帶來伊斯蘭教，並在菲律賓傳播，在蘇祿島、棉蘭老島以及呂宋島創立一些伊斯蘭蘇丹國 (Sultan)。這些伊斯蘭蘇丹國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屬於早期封建制國家。

西方在 14 世紀展開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伊沙貝拉女王為開發海上絲綢之路，尋求丁香等珍貴香料，開啟麥哲倫的航海時代，並於 1521 年到達菲律賓，西班牙殖民者接續以強大的優勢軍力，於 1571 年佔領馬尼拉，建立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

西班牙的殖民統治是封建專制統治，由駐菲律賓總督獨攬行政、司法和軍事大權，對菲律賓人民高壓徵稅，而且為防止歐洲列強勢力入侵，實行經濟閉鎖政策和壟斷政策，並且讓天主教會佔用物產豐盛的區域，不僅向居民徵收什一稅，還掌控教育等各種文化事業，成為殖民統治的支柱。高壓的統治必定激起被殖民者的反抗，菲律賓人對西班牙的殖民抗爭從未間斷。

隨著 18 世紀資本主義的興起，與自由民主的思潮傳播，菲律賓菁英們逐漸崛起領導對抗西班牙。19 世紀的革命風潮更是激烈，革命先驅 José Rizal (1861-96)，與印度甘地一樣，在擁抱殖民者的現代性的同時，也懷

報自由獨立的民族主義。他在 1892 年成立菲律賓聯盟，宗旨為（陳鴻瑜，2003：59）：

團結菲島所有人，以謀求每一個人的福祉
在需要及緊急時相互合作
促進教育、農業和商業
對抗各種形式的暴力和不公道
研究和進行改革。

黎剎於 1896 年 12 月 30 日被西班牙殖民當局處決（今菲律賓政府將此日定為國定假日黎剎日），燃起全民抗暴的火苗，也喚起菲律賓人民族意識。1898 年 6 月宣告獨立。9 月 15 日，革命志士在馬洛洛斯召開大會，會議出示了『馬洛洛斯憲法』，該憲法於 1899 年 1 月正式通過，宣告菲律賓第一共和國的建立，由埃米利奧·阿奎納多（Emilio Aguinaldo）出任總統。1898 年 12 月 10 日，美國與西班牙的戰爭結束，雙方簽署了『巴黎條約』，該條約規定將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割讓給美國，菲律賓政府拒絕接受，抵抗美國的接收。但美國軍力強大，菲律賓政府難以對抗，1901 年阿奎納多被俘投降，菲律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相中菲律賓作為南太平洋的前進堡壘，在偷襲珍珠港後，也對菲律賓的美軍展開攻擊。1942 年 5 月，駐菲美軍投降，日本軍國主義侵佔整個菲律賓。菲律賓自治政府流亡美國。日本也以滿州國模式在菲律賓成立獨立政府，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1946 年 7 月 4 日美國宣布給予菲律賓獨立。菲律賓的獨立是由美國宣布，美國並邀請世界各國承認菲律賓獨立。

肆、被殖民的經驗

西班牙殖民超過三世紀帶進來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要求對西班牙王室的效忠，改變宗教、學習新的語言，改變工作型態，土地私有制改變了菲律賓本來的共有制。菲人本來沒有姓，後來很多人選用了西班牙和美國人的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1999 年列為世界遺產將菲

律賓北部古城維甘市 (Vigan)，是菲律賓人的驕傲，她融合了東、西方的建築風格，是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得以保存原貌的歐式小鎮之一，而她是西班牙人於 4 世紀前所建立。

凡是到過菲律賓的外國人，應該都對那種菲律賓獨有的公車 Jeepney 印象深刻，這種由美軍於二次大戰所留下來的吉普車所改造的交通工具，曾在 1964 年紐約的世界博覽會 (New York's World Fair)，被菲律賓選為代表國家的象徵。菲律賓將近 400 年的被殖民經驗，是整個菲律賓的歷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的重要元素。有人稱這是黑暗因素 (dark legacy)，認為菲律賓人無法走出這些殖民影響是國家認同發展的主要障礙 (Medina, 2000)。

西班牙人帶來政治與宗教的治理，從 1521 年西班牙殖民開始，菲律賓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直到現在近 500 年，其中 379 年的歷史都是以西班牙文紀錄。這些最原始的史料，如今因為西班牙語在菲律賓的流失而難以被普遍認識與學習，但是這是充分證明菲律賓的民族發展無法抹除西班牙文化的影響。

1899 年美國接收菲律賓後，有鑑於英國殖民的經驗，也自詡是崇尚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和平推動者，對菲律賓的殖民以所謂的新殖民主義 (neocolonialism) 進行，有別於傳統的軍事與政治高壓、經濟與資源剝削，美國使用資本主義與文化手段，治理和主導菲律賓的發展 (Constantino, 1978)。

軍事上，殖民時期完全掌控菲律賓的軍隊，獨立建國後，繼續以租借軍事基地與訓練菲律賓軍隊之名，並透過武器銷售，繼續主導菲律賓的國防武力。政治上，美國幫菲律賓制訂 1935 年的憲法，定義為一個民主共和國。從 1946 獨立以來，歷任菲律賓總統都是在美國的支持下當選上任，美國可以以親美態度選擇支持特定人選，再以經濟和軍事的利益協助當選與治理。文化上，美國透過媒體、語言、教育與宗教，將價值觀和文化植入菲律賓人民。

因為美國成功地將英語深植於菲律賓，以使用人口而論，現今菲律賓是全球第三大英語系國家，僅次於美國與印度 (Wikipedia, 2016a)。來越多

的亞洲國家人民選擇到菲律賓宿霧，學習英語，其中韓國人更是大舉投資宿霧之英文學校，因為費用與歐美或紐澳相比低廉許多，因此成為菲律賓重要的觀光與教育財源(Tokuda, 2016)。著名的菲律賓學者 Starnes(1957)認為美國帶來英文教育，以共和國的形式治理菲律賓，使得戰後菲律賓的獨立建國相對順利，在菲律賓循序漸進的獨立過程中，美國的影響力是助力而不是阻力。

當今菲律賓學者 Quibuyen (2008) 則認為，菲律賓的共同體想像，兩個最重要的干擾力量就是日本和美國，在美國佔領前，菲律賓的革命份子推崇日本的改革模式，明治維新是他們追求現代化國家的典範。美國殖民成為新的想像模仿對象，是後殖民時期最成功形塑菲律賓的力量。研究菲律賓的學童，心中的崇拜人物，第一名是美國牛仔，其次是日本武士，中國功夫高手，菲律賓的英雄第四名。而調查菲律賓各年齡層的人最喜歡且想居住的國家，第一名是美國，其次是日本，再來才是菲律賓。年紀增長，此種傾向越強烈。Quibuyen 認為這是被殖民遺蹟的影響，菲律賓人走不出被殖民的心態。

伍、面臨之挑戰

菲律賓的國家認同面向，有很強烈的建構因素，也同時有造成分歧的重要因素。強烈的因素包括菲律賓成為一個單一政治體已經超過 400 年，整個國界也安穩超過 100 年（沒有邊界紛爭）；可以凝聚民族主義的歷史事件（論述）也不缺乏，像是 1890 年代的革命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對抗日本的佔領；具有高度的宗教同一性，超過 83% 的人口都是天主教徒。

分歧的因素，首先是區域差異。16 世紀西班牙傳教士成功將天主教傳播到中部和北部，但是無法傳入南部的伊斯蘭區，形成菲律賓的南北宗教差異，無法有效地將 5% 的伊斯蘭教徒融入國族建構中，讓他們無法產生菲律賓 (Filipino) 認同，天主教徒們也將他們的族群認同置於國家認同之上。國家的政策對族群融合的成效不佳 (Yamamoto, 2007)，而引起紛爭（稍後將討論南部伊斯蘭區域的分離運動）。

其次是語言，表面上菲律賓的英語和 Tagalog 的官方語言地位穩固，但是菲律賓各地的語言使用其實有很大的差異（見表 1）。Gellner（1983）所主張的，語言的統一是國家認同的關鍵因素。菲律賓就是因為語言分歧而難以建構同一的認同。

表 1：菲律賓各語言使用人數

語 言	母語使用人數
Tagalog	26,387,855
Cebuano	21,340,000
Ilocano	7,779,000
Hiligaynon	7,000,979
Waray	3,100,000
Kapampangan	2,900,000
Coastal Bikol	2,500,000
Pangasinan	2,434,086
Meranaw	2,150,000
Tausug	1,822,000
Maguindanao	1,800,000
Chavacano	1,200,000
Kinaray-a	1,051,000
Surigaonon	1,000,000
Masbateño	530,000
Aklanon	520,000
Ibanag	320,000
Yakan	110,000
Eskayan	500

資料來源：Wikipedia（2016b）。

另外以族群象徵為重點的學者如 Smith（1998）和 Anderson（1991）都是認為國家認同是透過符號迷信引導想像建構的共同體。但菲律賓欠缺足以激起民族主義與愛國心的論述，讓不同宗教、族群的人可以凝聚。而

各族群融合的政策也失敗（Yamamoto, 2007）。

以社會建制的觀點看國家認同，如 Tilly（2005）和 Wimmer（2002）都認為社會結盟與網絡決定社會內部的分界。菲律賓因為是強烈的 *cacique democracy*（酋長民主、豪強民主）（Anderson, 1988），在實施民主之前是大地主或家族掌控地方事務，這些豪強勢力以侍從關係（*patron-client*）分配利益，大豪強施恩給小豪強侍從式民主。美國殖民後，外了治理方便，加入選舉的民主元素，但是對大小豪強籠絡而限縮普遍參政與公平選舉權利。有資格參與選舉的豪強，在各種選舉中累積建立複雜的但穩固侍從附庸網絡，豪強們壟斷公營事業、政府合約、與官位等公共資源。這種豪強家族政治延續到到大戰結束後，即使變成是普選制度，仍然透過層層關係鞏固其領導地方的地位，中央政府難以駕馭，恩從關係超越國家認同的建構。截至目前為止，大政治家族在菲律賓的勢力仍足以主導政治發展，新任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的當選，帶給許多菲律賓打破此種家族政治的新希望（Heydarian, 2016）。

菲律賓的國家認同除了上述的挑戰外，分離主義與運動也是棘手的問題。當 16 世紀西班牙人殖民後，發現南部島嶼的居民的相貌、文化和習俗與公元 8 至 15 世紀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的穆斯林居民非常相似，故稱他們為摩爾人（Moor），後來成為莫洛人（Moro），也因此延續了對伊斯蘭教徒的仇視。也因為菲律賓南部的伊斯蘭教徒們對西班牙引進的天主教極力反抗，爆發嚴重衝突。西班牙人摧毀許多伊斯蘭教的遺跡與清真寺，種下菲律賓南北區域分歧的種子。

美西戰爭後，儘管西班牙不曾完全統治南部許多區域，美國還是承繼了對該區域的殖民權利。美國人的接收過程與西班牙人一樣地不順利，於是改以談判方式，與穆斯林簽訂條約，美國人不進入菲律賓的南方，區內事務由莫洛人自治管理。1903 年，美國改用土地法，鼓勵北方天主教徒遷移至南方伊斯蘭區域，企圖以大量天主教徒的移居打破伊斯蘭教徒的抵抗。1919 年，美國修訂菲律賓土地法，進一步規定北方天主教徒可以在南部獲得免費的 24 公頃土地。

這些企圖削弱伊斯蘭勢力的同化政策，當然引起極大地反彈與怨恨。加上，獨立建國後，重北輕南，種種不平等的發展政策讓南方伊斯蘭區的經濟嚴重落後，現代化的腳步緩慢落後。1950 年代，菲律賓政府也使用向南方大規模移民的政策，激起伊斯蘭獨立運動。1968 年的伊斯蘭分離運動，主要有兩大目標，建立以伊斯蘭教為主體的民族國家。其次是改革該地區的宗教與文化 (McKenna, 2002)。1972 年，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出兵鎮壓南部反抗勢力，伊斯蘭教徒們成立「莫洛民族解放陣線」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發動對菲律賓政府的游擊戰爭，並宣布南方獨立；1987 年經莫洛地區四省公投後，菲律賓政府確認建立「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Autonomous Region in Muslim Mindanao, ARMM)。經過多年的戰鬥攻擊，菲律賓政府於 2014 年初，與菲南最大的伊斯蘭反抗組織「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簽訂『莫洛國綜合協定』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the Bangsamoro) 中最後兩份待議文件。該和平協議經菲國國會立法通過與交付公投後，成立「莫洛國」 (Bangsamoro) 政治實體，取代原本的民答那峨島穆斯林自治區。然而此公投仍未見實現，伊斯蘭的分離運動雖然稍獲緩和，但是根本問題仍未解決，仍將是一大隱憂。

陸、結論

菲律賓是個東西文化交會的國家，因為西方的殖民，比亞洲其他國家都更早納入世界體系，與加入西方現代化的洪流中。創造許多亞洲第一的事蹟，例如亞洲第一家銀行，第一所大學，第一家新聞報紙。但是這些其實反應的是數個世紀的被殖民歷史，擺脫殖民者的影響，走出自己的國族建構便是菲律賓國家認同的最重大的課題。

綜合本文研究發現，菲律賓人的國家認同非常強調原生的條件，在認定我者與他者之間，界線非常清楚。但是更深層的障礙是被殖民的經驗，西班牙人與美國人帶來西方現代化的同時，也讓菲律賓的自我定位不清楚，許多迷思指向對美國與西方的崇拜，可能以身為菲律賓人為榮，但是菲律

賓的國家定位與走向卻沒有清楚的方向。

近年來南海的紛爭，引導出菲律賓與美國侍從關係的檢討，也牽動菲律賓如何在美國與中國兩大強權之間選邊站，或是遊走謀利的國際政治現實。杜特蒂總統對美國咆哮嗆聲，揚言終止美菲的軍事同盟，但是也不置於完全向中國靠攏，這種新戰略或許是厭倦菲律賓貪污腐敗的選民們想突破現狀的選擇，杜特蒂以強人之姿給菲律賓貧困的民主（democracy fatigue）打了一劑強心針。

反美是否會成為菲律賓人走出殖民陰影，建立起以自己為主體的國家認同的起步，仍然言之過早，美國不會輕易放棄在菲律賓的利益，以及所延伸到南海區域，乃至整個亞洲的戰略佈局。然而，國家認同的流動性，也是充滿各種可能性，這是後續觀察的重點。

參考文獻

- 孔誥烽，2010。〈菲律賓的崎嶇民主路〉《明報》8月30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8107>) (2016/10/12)。
- 紀舜傑，2015。《國家認同之比較研究》。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翰蘆圖書。
- 維基百科，2015。〈高砂義勇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高砂義勇隊>) (2016/10/12)。
- 陳鴻瑜，2003。《菲律賓史》。台北：三民書局。
- 陳宗仁，2012。〈菲律賓原住民的臺灣經驗〉《原住民族文獻》6期 (<http://ihc.apc.gov.tw/Journals.php?pid=612&id=688>) (2017/08/15)
-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2017。《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台北：遠足文化。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nderson, Benedict. 1988. "Cacique Democracy in the Philippines: Origins and Dreams." *New Left Review*, May-June (<https://newleftreview.org/I/169/benedict-anderson-cacique-democracy-and-the-philippines-origins-and-dreams>) (2016/9/18)
- Breuilly, John. 1993.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lhoun, Craig J. 2002. "Imagining Solidarity: Cosmopolitanism,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Public Culture*, Vol. 14, No. 1, pp. 147-71.
- Constantino, Renato. 1978. *Neocolonial Identity and Counter-consciousness: Essays on cultural decolonization*.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eydarian, Richard Javad. 2016. "The End of Philippine Democracy?" *World Post*, April 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richard-javad-heydarian/the-end-of-philippine-dem_b_9666998.html) (2016/9/17)
- Korostelina, Karina V. 2011. "Shaping Unpredictable Past: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y Education in Ukraine."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13, No. 1, pp. 1-16.
- Kymlicka, Will.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ngahas, Mahar. 2016. "Perfectionism in being Filipino."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April 9 (<http://opinion.inquirer.net/94213/perfectionism-in-being-filipino>) (2016/8/27)
- McKenna, Tom. 2002. "Saints, Scholars and the Idealized past in Philippine Muslim Separatism." *Pacific Review*, Vol. 15, No. 4, pp. 539-53.

- Medina, Elizabeth. 2000. "A Hispanized Philippines: A Good Option?" (<https://www.univie.ac.at/ksa/apsis/aufi/history/medina1.htm>) (2016/9/28)
- Quibuyen, Floro C. 2008. *A Nation Aborted: Rizal, American Hegemony, and Philippine National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tarner, Frances. 1957. *The problems of Philippine Nationalism*. Manila: Publisher unknown.
- Tokuda, Shinichi. 2016. "More Japanese look to Philippines to hone English Skills." *Japan Times*, April 11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6/04/11/business/corporate-business/more-japanese-look-to-philippines-to-hone-english-skills/#.V_4CfP196BU) (2016/10/12)
- Triandafyllidou, Anna, 1998.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1, No. 4, pp. 593-612.
- Wikipedia. 2016a. "List of Countries by English Speaking Popul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English-speaking_population) (2016/10/12)
- Wikipedia. 2016b. "Languages of the Philippin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nguages_of_the_Philippines) (2016/10/12)
- Yamamoto, Kazuyo. 2007. "Nation-Building and Integration Policy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for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2, pp. 195-213.

The Philippines' National Identity: Colonial Experiences and Searching of Self-Identity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Philippines is the second closest country to Taiwan, while China is the closest one. There are many historical encounter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Because of its geographical significance, that is being important intersecting point and strategic position, the Philippines has been a hotspot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ing and even for conflicting interests. The Spanish colonial experiences brought Philippines into the international domain and paved foundation for its identity factor. The Philippines's identity puts heavy focus on original heritages and ethnic backgrounds, which is more exclusive than inclusive traits. The American colonial experience deepened the Philippines' confusion for national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That eventually imposed severe challenges for its identity building.

Keywords: the Philippines, colonial experience, Spanish influences, American factor